

小镇风情 ①

古堡风云

宋振邦 著
GUBAOFENGYUN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小镇风情

宋振邦 / 著

古堡风云〔下〕

殊死搏斗不是为了光荣，

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。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镇风情：古堡风云．下 / 宋振邦著．— 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5090-1303-8

I . ①小… II . ①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2852 号

书 名：小镇风情：古堡风云．下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4.5

字 数：230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0-1303-8

定 价：3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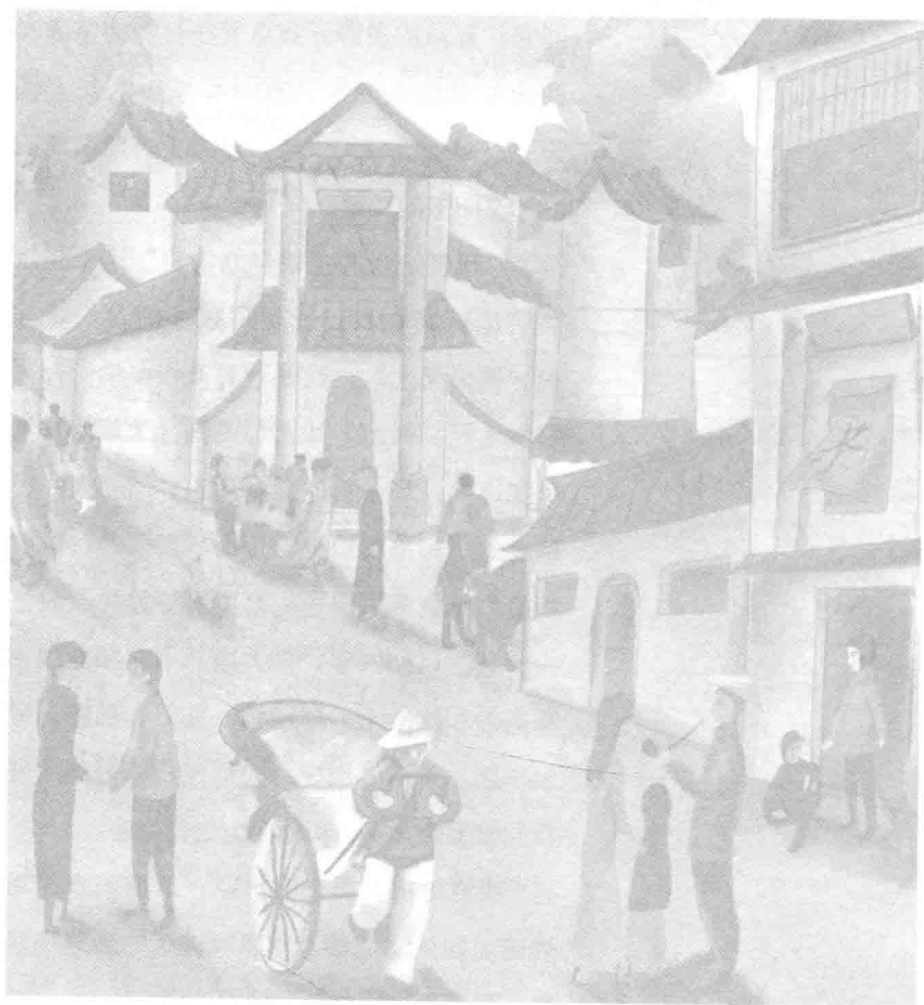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！

前言

当我在城里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，暑假回家。夏日的黄昏，我总爱在村西的茅道和西山的斜坡上行走。有时和瓜田的长者聊天，有时独自一人，坐在壕岗上，望宿鸟归林和夕阳下的残堡。

“我要给我的祖辈们立传。”这个想法痛苦地折磨着我。我要写家乡的农夫、渔夫、樵夫和士人；我要写爷爷和叔伯们；写那些木匠、铁匠、油匠、皮匠；写裁缝、堂倌和巡警；写杀猪的、剃头的、捏泥人的、跑会的；写推车担担的、引车卖浆的、编筐织篓的、旋木铜锅的；写我所钟爱的流浪艺人；写响马和侠客；写大庙、小庙和教堂；写高僧和传教士；写园林、瓜田和私塾；写大车店、茶馆、饭馆、大烟馆；写带剑闯进我们家园的日军，写他们因剑丧生。

我要给抗日勇士写世家，给穷苦农民写列传。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进我的苦痛与悲哀，写进我的怀念与沉思。



· 目录 ·
「下」

56	我的祖父	/	231
57	家庭作坊	/	239
58	润记肉铺	/	245
59	父亲归来	/	252
60	困境求生	/	257
61	械斗风波	/	260
62	趣闻演义	/	266
63	民俗风情	/	273
64	年关万象	/	277
65	农历除夕	/	282
66	夜审钱秃	/	287
67	拜庙接神	/	291
68	戏班秧歌	/	295
69	风情正月	/	299
70	河西贩驴	/	304
71	壮士承武	/	307
72	父亲受审	/	312
73	改换门庭	/	316
74	县长小原	/	321
75	远方来客	/	327
76	追踪探访	/	333
77	神秘刺客	/	336
78	浪漫温卿	/	343
79	情迷乱世	/	347
80	天火迷踪	/	351
81	何三之死	/	359

82	杨二当兵	/	366
83	珍儿归去	/	371
84	艺人莺莺	/	376
85	爱恋情奔	/	379
86	画师水石	/	382
87	悬剑当头	/	387
88	伏击日军	/	390
89	冰封河口	/	394
90	潜入港城	/	399
91	往事悲情	/	402
92	寻找桂花	/	405
93	亲情之痛	/	408
94	孙儿归来	/	412
95	悲欢离合	/	416
96	月娥归宿	/	418
97	丁盛看戏	/	422
98	茂才落难	/	426
99	父子情深	/	429
100	虎穴藏身	/	434
101	中秋明月	/	440
102	往事温馨	/	444
103	日本遗孤	/	448
104	残阳如血	/	451
	尾 声	/	454

56 我的祖父

题词：

——宿命论的游丝缠绕在心头。

我的家乡有一句谚语，说是：“老人总是喜欢隔辈人。”我曾经反复琢磨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。多年之后，我带着感伤的思绪审视自己的一生，终于领悟：老人喜欢隔辈人——因为他们往往活不到孙儿们使他们失望的年龄。这，对于那些含辛茹苦匍匐在尘世，临终时还满怀期望的先辈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！

祖坟

从茨榆坨到太平村有七八里地，就是走国道由南向西拐个蔓弯，像是弓背。还有一条便道，像是弓弦，两端相距只有五六里地。

爷爷带我从太平村回来，走的就是这条便道。爷爷去看猪，生意没谈成，我吃了一顿苞米。逢十里八村的地方，爷爷总爱带我“出差”。人家说：“老宋头，你好福气呀，五十来岁，孙子都这么大了。”或者说：“看这小子多结实呀，腿又快，能帮你赶猪了。”爷爷的胡子下露出笑容。

太阳已经偏西了，从高粱地透出缕缕红光，有点晃眼。天很闷热，路两边高高的庄稼不透风。我们慢悠悠地走着，不说话。我拣了一枝柳条，百无聊赖地扫着路边的杂草。偶而从车道沟的积水里跳出一只青蛙，我也懒得去捉它。爷爷嘴里衔一根烟袋，火已经熄了，只有小小的黑色的烟荷包在下边晃来晃去。他笑眯眯地望着我。真烦人啊，我不理他，本来我提出到高粱地里打“乌米”，他不答应。要是叔叔带我出来，准能打一大兜了，回家烧着吃多香啊！



“看你肩膀上高粱叶子划的血口子，奶奶要说我们了。”他想和我和解。

“这都怪妈，让我穿这兜肚。”我不回头，嘟着嘴。

“好孩子，我们到老坟去，那里的‘甜甜’已经熟透了。”

我高兴了，所谓“甜甜”或者是“天甜”是一种音译，学名叫什么我查不到。东北的荒地里，灌木丛中常能见到这木本植物。它结成绿色的果实，熟了变成紫红色，有豆粒大小，像是小葡萄。但它不是一串串而是一颗颗的，很甜。还有一种和它样子差不多的，乡下人叫“老鸱眼”。大人说有毒，其实也未必。五岁的时候，我曾经误吃了一些，以为是“甜甜”，有点苦。现在我已经六岁了，能够分清它们。“老鸱眼”比“甜甜”小些，色发暗，一看就知道。爷爷相信我，但他还是要检查的。

于是我们拐进了向西北的腰道。所谓“腰道”，那是贪走近路的人从田埂和长着青苗的垅台间踏出的。

不远就见宋家坟了，那是一片凌乱荒芜的坟岗。在起伏的小丘上长满了蓬蒿和花草，周边和坟间还有些刺榆、欧黎儿、酸枣树。零零星星的小柏树，矮爬爬地蜷伏在岗峦上，偶尔也会有几处新的坟堆。

我忙着去采“甜甜”，爷爷坐在一块断碑上点上一袋烟，默默地看着夕阳下的祖坟。

宋氏家族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的一位堂叔，他后来在县文化馆工作，酒后他常说，我们祖上在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如何如何。

宋氏在什么年代，怎样迁到东北？家族中有种种传言。其一是逃荒说。祖先在山东大旱的年月，哥几个挑着担，绕道山海关，落脚到辽中。第二种说法，有些浪漫，说是“随龙过来的”。关于这种说法，我在中学学历史时曾产生过疑惑。我想，清朝的龙（皇帝）是从关外打进关内的。我们祖先怎么会逆向而行，随龙到了关外呢？后来读清史知道，1682年，也就是康熙二十一年，这位皇帝确实亲自东巡盛京（沈阳），那是为了抵御沙俄的侵略。他还乘船沿松花江视察边防，亲自派人去俄军强占的雅克萨附近侦察。后来他打了几个胜仗，迫使沙俄言和。

我想，康熙既然御驾亲征，肯定调动了许多兵，也会动员不少后勤。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那时的民夫，打完仗想老家也无可留恋，不如这儿地广人稀，好谋

生活，就安顿下来，也未可知。但何以说是“随龙过来的”，对于我们汉族来说，总有些攀附之嫌。

可是……我想起了一件事，在我上小学之前，父亲对我讲起了为什么会那么说。他几次念道我们祖系家谱的排法，我至今还能背得。即：“应国朝廷举征文，有德长承振殿恩……”祖父排“长”字，父亲排“承”字，我排在“振”字上。

从这宗谱的十四个字中，似乎能感到一点臣子之心的表白。也许，我们的祖先并不是拉壮丁来的可怜巴巴的草民，而真的是国家有难投笔从戎、“随龙而来”的勇士。先辈们曾经在沙场上争得一点荣耀，受过一点恩宠。之后，在这长满茨榆的岗子上起了宅第，繁衍了后代。

后来我访问了几位祖辈老人，他们都证实了爷爷朴实的说法：宋家的祖先是顺治年间大移民从山东过来的。既是大移民，定是朝廷的动员，冠以“随龙”可能有“响应号召”的意思。过来的宋家老哥仨：宋应方、宋应便，还有一个三弟走丢了。那时的茨榆坨叫长胜堡。渐渐地，宋氏在此地成了大家族。既是大家族，便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：官宦财主也有，工匠农民也有。总之，成了旺族，如不是旺族，何以有那么一大片坟地？

的确，“宋家坟”远近知名，成为乡下人的地理坐标。常听老农们哑着嗓子说：“我的瓜地，从宋家坟往西二里地。”或者说：“某某开了土窑，在宋家坟南二里半地。”

祖父说，原来老坟边上三面都有树林，后来，被宣称自己拥有“领土主权”的不肖子孙砍光，只留下一些灌木丛和每年都发出新枝的树桩。早先，老坟四周，好几十垧宋氏家族的土地，后来陆续被变卖，遭财主们兼并。他还告诉我，坟东那一片原来就是大秃叔家的。

宋家坟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可爱的去处。我们常跑到那去玩。不是因为那儿有水波纹一样成片的灯芯草，也不是因为那儿有繁星般的野菊花。女孩子爱采灯芯草编小动物，摘野花插在头上。我们也不像看瓜园的老汉打艾蒿编火绳。黄昏时候，我们成群结伙跑到老坟去，在树林和草丛中找野禽的蛋，捕捉萤火虫，探查那些洞穴：有狐狸的，有黄鼠狼的，还有田鼠和蛇的。



天色向晚，夜幕已降临。祖父吸完两袋烟，我也采了一兜“甜甜”。该走了。荒凉的坟岗上刮起凉风，暑气渐渐消散。空气里散发着蒿草的香味，坟场起了淡淡的雾，萤火虫像光亮的油珠飘浮在黑苍苍草莽中。宋家坟变得幽暗而神秘。

爷爷拉着我的手从老坟出来。这时，迎面走来了大秃叔，闷头扛一把锹。爷问他干啥，他说：“五爷叫我看爷的坟上有没有狐狸洞，填一填……”他的声音闷闷的，纳着头去了。

“唉！刚收工，累成这样，饭也没吃。”爷爷感叹说。

就这样，祖孙二人走在暮色中。老人很沉闷，烟袋锅闪着火星；孙子雀跃着，兜里塞得鼓鼓的野生植物的果实。

爷爷为什么爱在老坟的残碑上久久地枯坐呢？儿时我不太注意。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，祖父那时的神态，依稀留在我记忆中。他衔着竹烟袋，凝神望着那些没在荒草中的坟头，迷惘着不解的命运。

……老坟，宋氏家族的久远的困惑……

尊严

爷爷到哪儿都爱带我，除非出远门或者有危险的事。这种微妙的心理，只有像爷爷那样处境的人才能理解。我不仅是他的帮手——我用这个词儿，稍欠自谦，因为那时我才五岁——而且是他的荣誉和安慰。妈妈也常这样鼓励我——

“去吧，和爷爷说个话。”叔叔说：“去，给爷爷壮个胆。”乍听起来，这话有点不着边际，细想，也有个理儿。乡亲们聊天，说起年景，说起租税（日本人叫“出荷”），说起抓劳工，老头们便宽慰爷爷：“……你怕啥，孙子都这么大了。”爷爷便微笑了，我给爷爷壮了胆儿吗？我的存在还有一个作用：碰到爷爷与人谈生意，为难了，便说……难哪！爷儿们，我得让孩子吃饱肚子啊……的确，爷爷撑着七口之家，我得撑着爷爷。爷爷爱带我还有一个原因，家人不愿说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他想爸爸，爸爸在牢狱中。

福盛兴在北街，那天又有点阴冷，一进大院，爷爷便被请到柜房。小伙计点烟倒茶，还给我抓了些点心。冯掌柜也来了，与爷爷寒暄一阵，爷爷便带了伙计，去干活儿了。他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去看二姑父，便向作坊跑去。

我在作坊里待了一个上午，看了姑父烤蛋糕的全过程。吃了香香的蛋糕，坐在暖烘烘的炉旁竟然打起盹来。姑父便把我抱到他临时休息的木床上。醒来时，见爷爷正笑着注视我：

“睡醒了，咱们就走吧。”

“二叔，还是留下和我们一块吃吧。”姑父转身挽留。

爷爷笑了笑，“你看，孩子在外面待久了，也有些烦了。凤丫头——他指二姑——不是想吃血肠吗？”

姑爷嘿嘿笑了，说姑姑就爱吃奶奶灌的血肠。二姑父脸红了，“我真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想吃就去拿。晚上你回家的时候，拐我家，带回去就是了。”说着，爷爷背起了我。

爷爷一进家门，奶奶便问：“怎么这么早，没在那儿吃饭？”

爷爷不说话。

“这就怪了，请客不上桌。”奶奶不知底细，又说了一句。

“叨咕什么！”爷爷厉声说道。

妈妈忙把我拉过去问：“是不是你在那儿闹了？”我望着爷爷，爷爷说：“我累了，烫壶酒来。”

妈妈连忙放上小桌……

爷爷刚端起酒盅，福盛兴两个伙计走进院来，一人提着提盒，一人抱着用围裙裹的刀具。一进门，两人放下东西，其中一人便弓着腰说：“冯掌柜请爷爷过去，酒席已经摆上了。”另一人打开提盒，端出两盘上杂瓣，拿到我面前。爷爷推说身体不适，婉言谢绝了，并请转告冯掌柜，改日再会。

母亲送走了伙计，又把我叫到里屋，问我是不是闯了祸。我大叫起来，把点心摔到地上，同时听到爷爷把筷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摔。妈妈害怕了，忙向我认错。我大喊：“酒席有什么好吃的！我睡觉了，爷爷背我回来了。”

这时叔叔走进来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那新褂子白穿了，准是没给他安排头等



桌……”

妈悄悄推开门，见爷爷躺下了。

叔叔继续说：“总想巴结那帮人……那帮人，土豪劣绅，没一个好人。王八蛋，吃你的肉，榨你的油，欠债不还，还看不起你，骂你下九流。”

我狠狠踢了叔叔一脚，走出去。出门时，我听妈妈说：

“请人家干活儿，还慢待人家，势利眼。”

我真想搂着爷爷大哭一场……

叔叔说对了，杨二姑父后来难过地说，冯掌柜原来想请爷爷上头等桌，爷爷是关系户，又劳累了大半天，理应将老人奉为上宾。可是东家不同意，说是请了钱代镇长（钱至仁）、林三老板还有警长等人，怕得罪乡绅，只安排爷爷和伙计同席。

试想，过节了，别人请你去给他杀猪，不是雇你，而是当作手艺人朋友请你。你去了，以一个爷爷的年纪，与要宰杀它的畜牲搏斗，把刀子插进去，听着尖叫，溅一身血污。你精疲力竭了，然后，洗了脸，换上干净体面的衣裳，等待入座，等待别人的道谢和敬酒。可是别人却不愿与你同席，吃着你杀的猪肉、制作的精美菜肴，却看不起你……你会有何感受呢？

可怜的爷爷选择了悄然离去，为了自己的生意，为了一家子子孙孙们的温饱。

重负

爷爷的悲剧是他痛恨自己的行业，却不得不以此谋生。他把生活的窘迫、子女的不成材，都归咎于“杀生”。因此他总想要弃行，让孩子们学别的手艺。他送爸爸去学开车，结果又出了事。别人背地里还说：杀猪抹狗出不了好子弟。他整日和困兽搏斗，一身血污，筋疲力尽，总是在贫困线上挣扎，又被人看不起。所以，“供出一个读书人支撑门户！”成了他一生的宿愿。

关于“杀生”，外公和爷爷有不同的看法。

那年冬天，外公来看我们。

两位老人喝完了酒，坐在八仙桌旁。母亲给沏上了茶。爷爷感叹说：“亲

家，说起来我对不起你。你把女儿送给我家，又生了这么可爱的小孙子，可是我没能耐，没让她们过上好日子。杀一千宰一万，住了刀断了饭……”

“长润，”外公年长爷爷几岁，便这样称他，“你不要为这个难过，你是一个仗义的人，十里八村谁都知道。茨坨做买卖的，论人缘数一数二，孩子到你家算她福气。说起杀猪，我看也没什么出路。虽然是比种地的钱活一点，可是难呐！你想，在这世道之下，能吃得起肉的人，都是有势力的人，习惯欠你债的人。他还得起，你要不起。而卖猪的人，又都是比你更穷的人，你不忍心欠他们的债——你咋能不越陷越深！”

“话说回来，你不要迷信。猪羊一刀菜，杀猪有什么不好？杀人又怎样？那些地主恶霸，哪个不杀人，软刀子杀人，逼得穷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爷爷忙给他添茶，怕他勾起伤心的往事。外公停了一会儿继续说：“我跟大帅当兵，看着军阀们杀过来杀过去。死的都是穷人，赢了的坐天下，当官的发财……现在小鬼子靠杀人占了东三省，你能怎地？”

“孩子们不成器，”爷爷怕外公想起当兵的苦难，扭转话题说起叔，“我让老二学徒，就是不肯去……”

“学什么，给老板娘倒尿盆？”叔叔反驳说，“在家还没孝顺父母呢！再说，你年纪越来越大了，那么多体力活儿。（这时里屋传来姑姑的咳嗽声）哥哥不在家，姐姐又有病……”

叔叔说得在理，老人们也都黯然。过一会儿，外公把我搂过去，“外甥女身体虚弱，你该找个洋大夫给她看看。”

“能请到的医生也都请了，就是不见效。”

“明年春天，”奶奶说，“他哥哥回来之后，给她把喜事办了，冲一冲。”

“啥叫绝症呀？”我突然问。

“小孩子懂什么！瞎说！”妈妈小声而严厉地说，同时把我扯过去。

“听王大娘……”我嗫嚅。

“乌鸦嘴！”

“都是我造的孽。”爷爷茫然地说。

我爬到爷爷膝上。

月亮没出来，云彩遮着星星，夜很黑。爷爷烟袋锅里的火星好长时间闪一



下。他坐在外院的木头上。猪圈里的母猪哼哼叫。妈妈和奶奶都没睡，她们叫我来陪爷爷。我叫了一声，他不应，我不敢走近他，便依着二院门的木柱，挖鼻子。我的鼻子这几天老堵着，妈妈说我划冰车着了凉。

一进冬月，对我家来说最烦心的就是债务困扰。爷爷外出买猪谈生意，遵循家乡不成文法，总是先付一部分钱，余下的卖了肉陆续还。可是往往是肉卖了钱却要不上来，因为他们中许多是有钱有势的，官绅地痞。有一些人没拿欠账当回事，有一些人更是赖账不还。日积月累便有了很多呆账、坏账、死账，造成了亏空。而另一方面，卖猪的人多是穷人，一年到头养两口猪，靠它买些柴米油盐生活用品，到腊月办点年货。对这些人，你何以忍心拖欠？

那些日子，几乎每天堂屋里总是要坐着两三个讨债的人，等爷爷散了集或叔叔讨债回来分些钱。这时间一般是母亲伴着客人，给他们装烟倒茶。为了缓和气氛，母亲还要聊些家常。但是这些谈话经常被引到日子如何艰难，生活如何窘迫的主题上去。这时母亲的表情便也由笑容变为愁容听人家诉苦，陪人家叹气。

有的人实在困难，性子又急，家里扔下了农活儿，扔下了家务和孩子，大年底谁会有耐心聊家常呢！这就不免说些激烈的话，母亲也只好忍着，拿些委婉的言词宽慰他们。但因为不能落实到还钱，宽慰便显得空泛，令人恼火。

前两天，一位奶奶一只眼长了白内障，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。她对母亲说，儿子被抓去当了劳工，孙子得了病没钱买药。母亲听着落了泪，这类似的处境触动了她。她进里屋拿出一个木头匣子，里面装着外公给她打的首饰。她悄悄塞进腰里走出去，走时还嘱咐我不准对爷爷奶奶讲。家里后来知道她去了当铺。她把钱还给了那位奶奶，还领她去见牛医生，拜托他务必去一趟奶奶家，药钱和诊费记我家账上。牛老中医常给姑姑抓药，是我家的医生。

今天爷爷领我去牛爷爷那儿看感冒，他把这事告诉了爷爷。

回家的路上爷爷一直牵着我手，不说话。

云彩过去了，星星眨着眼，墙根的蛐蛐叫。一阵风吹来，夜有点儿凉。

我又叫了声爷爷，他把我拉过去，给我披上皮褂子，叫我抱两捆草就回去睡觉。他说，母猪要下崽了，他得看着，别让它冻死。我抱草回来，爷爷把它铺到猪圈里。

这时，奶奶提着围灯过来了。

生活像泥河一样流……

杀猪

哪怕是在梦中，只要一听到猪的尖叫，我也会霍然跳起。这时候，奶奶也总是催促叔叔起床，一面叨念着：“能干的不干，不能干的跟着混”。那时我六岁，叔叔十五岁，他已经念完了高小。我一面揉眼一面蹬上短裤，光着脚跑出去。我不计较奶奶对我的轻视。“要多做、少说，干出活儿来才是真的。”爷爷这么说。

天刚麻麻亮。爷爷已经把猪套住，拿绳子捆了它的四蹄。母亲也已经把柴抱进堂屋，在汤锅里加好水，开始生火了。

“猪套子”，顾名思义是一种套猪的工具，老家乡下一直在沿用，因为它构造简单而又非常实用。它由三部分组成：杆、绳和环。杆是一根木棍有镐把粗细，长约一米五、六。一般都用柳木制作，为的是取其韧性。杆的一端系一根麻绳，有小手指粗细。绳的系法也很讲究：有的在木棍一端刻一道沟，麻绳紧紧编在里面，防止滑脱；也有的打一个铁箍，箍上装一个可转动的小环，绳便系在环上。绳的另一端系一个大铁环，铁环套在木棍上可自由滑动。绳有三尺多长，悬垂下来便成了一个套。

套猪可不是件简单的事，特别是它冲出圈门那一刹那，如你没有套住，变成了你追着猪去套它，那就麻烦了。有一次就是这样。一个帮工（从外村来送猪的）在圈门口没把猪套住。猪在外院里乱窜起来（我们家院子有两层），我抱一只扫把堵在中门栅栏边，叔叔关上大门。这时候我很兴奋，因为用现在的话来



说，我能顶一个岗位。但见爷爷敏捷地抓起套杆，斜着向柴垛方向跑去。猪果然窜了过来，他的臂一抖套住猪的颈，又跟着跑了几步，待它要挣脱绳子拐个小弯时，爷爷顺势一推，猪倒了，套杆死死抵在耳际。爷爷绞了一下套杆，同时一条腿跪压在猪背上。这时，帮工也赶上来捉住猪腿捆了起来。

许久之后，我已经成家立业，坐在沙发上，一面品茶，一面看电视里的套马比赛，欣赏那些剽悍的蒙族兄弟的飘逸潇洒。但我暗自把这项运动与套猪作了个比较。科学地说，后者要难得多。首先，套马是骑在马上跑，与被套的对象相对速度几乎是零。而人追猪，无论是瞬时的爆发力还是跑起来的加速度，在哪方面，两足着陆的人都赶不上四蹄蹬地的猪。其次，比起猪套子来，套马杆长得多，可摆动的半径和覆盖面都很大。最后，这第三点，就被套对象而言，差异更大，马和猪在形状和体态上都截然不同。一个是脖子和四肢都很长，虽然跑起来优雅多姿、仪态万方，但很容易被套住。另一个是几乎没有脖子，腿也短，整个身体像个纺锤。如果你套得不及时，手臂的提升和腕的抖转不准确有力，那就很容易被挣脱。

小时候，我很羡慕和敬佩爷爷套猪的表演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听到猪的叫声就激动不已的原因。当然，爷爷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一年秋天下大雨，猪圈坍了，猪崽压在下面。叔叔去救它，母猪急了，撞倒叔叔，又向爷爷冲来。爷爷没有套住它，反被它咬伤了腿。可怜的老人倒在泥里，血在污水中流……

这次我起晚了，猪已经被捆起来，放到那矮矮的大而笨重的木案上了。我忙跑到秫秸垛上抽一根秫秸，剥去皮把它折成U字形，然后费力地把大铁皮盆拖到案前，再抓一把盐撒到盆里。等到爷爷用细绳捆住猪嘴，用尖刀刺进猪颈的时候，血流到盆里，我就用力转圈搅动不使它凝固。

这里的尖刀，家人叫它“浸刀”，有一寸宽，一尺来长，单面有刃。这时候，叔叔也懒洋洋地起来了。他的任务是准备工具：褪毛的刮子、挂猪的钩子、开膛的和劈半子的砍刀，以及木盆、铜盆一桶凉水……等到猪的血流尽之后，爷爷还要将软软下垂的猪头托起来向身体内侧弯几弯，为的是挤净淤血。然后提着猪腿向后拖，让猪头枕在案上。这时候，我便飞快地跑到屋里取出“通条”。

“通条”是专门用来在猪的皮和肉之间扎出空隙的，目的是为了进气，进气